

海内 微型小说

叶茅 编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金老二的

目 录

戏如人生	林今开 (1)
金老二的最后一夜	梁建民 (4)
大鱼	林文煌 (7)
门	蓝 石 (10)
等待	京之春 (13)
寻夫记	陈 宁 (15)
鸽子	履 疆 (17)
瓦砾	李秀杞 (20)
女性化的男人	思 凯 (22)
家教中心	杨美龄 (25)
天堂与地狱	刘以鬯 (27)
剑赛	黄斐娟 (32)
梳妆	袁琼琼 (35)
服妻记	吴文琼 (38)
谜	周 柒 (40)
梅莉的晚约	沈 因 (43)
三代	林文煌 (46)

白医师的墓碑	周增祥 (48)
为你疯狂	桑妮 (50)
清官能断家务事	宋仰原 (53)
最初的狩猎	柳翱 (56)
化妆舞会	郭丽华 (69)
鸚鵡	陶里 (62)
狗的智慧	张伯权 (65)
短兵	刘维奇 (67)
画像	张天心 (70)
二僧人	非马 (72)
陌生的童声	长谣 (74)
伤逝	郭智德 (77)
父与子	邓伯宸 (89)
婚姻篇	莫然 (81)
白描纸	余文诗 (84)
失车记	黄燕德 (87)
边缘人物	尚薇苑 (90)
那个周末	李秀玲 (95)
缘情	李昂 (97)
打错了	刘以鬯 (101)
鞋子	林明洁 (105)
爱情弥深	子于 (108)
妻之出走	周鼎 (111)
电脑择友	黄蝉 (114)
逃犯	李顺兴 (116)
永恒的故乡	林笛 (129)

玫，请听我说	苏庆煌(122)
截肢记	孙玮芒(124)
冲激	罗纬纶(127)
蜕变	蔡皓淇(130)
别了她	柳 诗(133)
伤痕	施宜君(135)
打电话	爱 亚(137)
坐台	庄伯和(140)
东西南北	苏伟贞(142)
节	孟 慧(145)
两婆葡萄开的“路”	晓 南(148)
加油站	温小平(150)
音乐会之后	邓海珠(153)
蛇	李昌治(156)
迷路	杨慎绚(159)
幸福家庭公司	吴 地(162)
风水	坡上客(165)
影子	廖惠津(168)
祭祖	孔 雀(171)
画屏金鸂鶒	李秀玲(173)
结	黄之桐(175)
永远不许你丢掉它	钟 玲(178)
新娘	吴念真(180)
回家	爱 亚(183)
基因论	陈怡芳(185)
两兄弟	迪 安(188)

访问.....	林文煌(190)
只因为你是我的.....	尚薇菀(193)
戏正上演.....	侯博仁(196)
愚亲会.....	詹西玉(199)
卖身契.....	庄子明(203)
钓金龟.....	姚艺真(206)
枪.....	林双不(208)
船长夫人.....	钟 玲(212)
永远的蝴蝶.....	陈启佑(215)

戏 如 人 生

(台湾) 林今开

一位台湾老人游东京，携介绍函到新宿公寓找我。我见他鹤发童颜，气宇不凡，不免对他肃然起敬。

他说明来意，要我介绍一家东京歌剧院，由他购票入场，惟请特准他在散场时到后台参观一下。

刹时间，他的影像在我眼里缩小了。原来他是个老不修，初到东京，什么正经的不看，只图亲近日本女戏子。但我受人之托，不得不挂个电话给我最熟的一家剧院，替他订了当晚票位，并拜托票房经理指定一位服务生，在散场时引带这位老者进入后台。

第二天早上，这老人特来致谢辞行。他很得意地说，此次游日，过境签证只限两天，他考察三项目标，虽很细微，却能由微而见大；尤其最后一项，得我之助，混入后台，所见所闻，极有心得。

这时，他的形象稍微放大，也扭正了一些。我问道：“是哪三项？”

“我是个缺德鬼，素来察人观耳后，穿堂过户，乐看人家厨房的抹布；考察一个国家也是如此，这次我来东京，千街万厦不在眼里，但看：一、菜篮，二、公厕，三、后台。我首先站在东京旧式菜市场门口，看一个个日本主妇提着菜篮出来，篮中食物相当丰富，尤其种类分配均匀，这是日本

最足以自豪的一点；其次，我到新宿高架电车道下面，走进行人的通道里，参观日本人随地小便的集密区，通道两侧尿水汨汨，形成两条川流，往来妇女，视若无睹，臭气冲天，恶心之至！这是日本最丢脸的一面；最后承你安排我到戏院后台参观，使我非常感动，深深地了解日本民族的特性。”

在我眼前，他的形象再放大了。我急问道：“你在后台看到了什么？”

“昨夜演出‘茶花女’悲剧，散场时，我被带到后台去，这时，女主角正由一个老妇扶着下台来，她仍不停地唏嘘、呜咽着，表情非常悲怆，似乎戏还在上演。那老妇一边替她拭泪，一边安慰道：‘姑娘啊！别再伤心，现在是一九八〇年，我们不在巴黎，在东京，你不是苦命的茶花女，而是日本最幸运的姑娘，你慢慢回过来吧！乖！好姑娘，回过来吧！……’后台这一幕，使我大开眼界，我活在中国社会，惯看‘人生如戏’，昨夜得见‘戏如人生’，非常过瘾，也感慨万千！”

这时，那老人的形象大大膨胀起来，形同巨人。我再三请他留下长谈，却留不住，他才走到门口，又折回来道：

“差一点忘了奉告主人，方才经过你的储藏室旁边，偷看一眼，发现有一条抹布不够干净。再见！”

他的形象终于消失在人海中。

考察一个人，如果只看衣冠楚楚的表面，自然也可以得到某一方面的感觉。然而这个人是不够真实和完整的，是经过修饰了的。最紧要的是更要看到人的最隐蔽处的真实。

戏如人生。大部分的戏都是在模仿或象征真实的人生，

戏要演得好，就得象真的一样，对演员的要求就是“入戏”。可是不管怎么说，戏都是假的。假戏自然不能真做，真做的戏就成了现实的人生，那就不是戏了。因此，“人生如戏”只是一句戏言。一个演员的成功与否，看他或她能够“入戏”的程度，即如何把假戏当做真实的人生来演。所谓“演活了剧中人”就是这个道理。

那位“鹤发童颜，气宇不凡”的台湾老人对日本国“戏如人生”的推崇及对自己的国度“人生如戏”的责备我想就因为此。就因为我们没有把社会人生的角色扮演妥当，社会大众与其应扮演的角色脱节太多，“太不敬业”，所以各方面落后于人家。这是作者敏感的感慨吧。演戏就得象演戏，人生就应该象人生。我们如果不晓得如何去演好自己的角色，也就难以干好一件事情。我想，这或许是《戏如人生》的作者的寓意所在吧。

姑且不论老人存在的真实性，但他的形象确实是成功的。小说刻画老人的形象除了赋予了这位老人对人生独到的深邃的洞察力之外，还通过“我”对这位老人的感觉来显现。先是“肃然起敬”，后又“影像在我眼里缩小了”，然后是“形象稍微放大”，再就是“形象再放大了”，最后是“老人的形象大大地膨胀起来，形同巨人”……这些随情节进展而变化的心灵感觉，为逐步完成老人的形象和深化题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金老二的最后一夜

(台湾) 梁建民

金老二拿起粉扑，开始往女人脸上扑着粉，一灯如豆，照耀着金老二与女人的孤独世界，在一阵深长的凝视过后，泪水又爬上金老二的面孔。他颤抖着伸出手，轻轻抚摸着女人粗糙的脸皮。时光陡地飞越了五十个年头。在属于他与女人的第一个夜晚，他也曾如是轻柔地抚摸着女人丰盈的皮肤，两个年轻的生命象两尊泥塑的雕像在静静的夜里守护着初生的爱情。在那个夜晚，他还亲手为她戴上一朵金黄色的菊花，在她亮丽的发际轻轻摇曳。

而后，女人嫁给了一位中年富商。他没有哭泣，也没有怨叹。几年后，他到了这家殡仪馆，跟着一位表叔学这行手艺。女人居住在一栋深宅巨院里，离殡仪馆很近。偶尔，他还见着她。在临上轿车的一刻，或是红砖人行道上溜狗的时辰。然而，他们很少开口，光眼睛说话就够了。几年前，他们在一次风雨过后的斜阳残照里碰面，“有空我会来看你。”临别前她丢下这么一句。他笑笑，心里却嘀咕着，“你最好不要来，我是住在殡仪馆里啊！”

想不到她还是来了，只不过带的是一具不会说话不会张望的枯萎身子，她终于先一步离他而去。这些年来，他早已习惯死亡，习惯每一具不再有气息的身子，然而，她的到来，还是那般强烈地震撼着他苍老的心。今晚，他颤抖着手

接收过她单薄的身子，只有在死后，她才是真正属于他的。他喝过一口酒，又细心地在她脸上勾画着。他要象一个艺术家，忠心地完成最后一项工作，绘制出最后一件作品，献给他唯一的爱人。这么多年来，他精心修饰过每一具无气息的生命，让他们带着新生的面孔，穿着崭新的衣服去迎接另一世界。如今，他也要他一生唯一爱过的女人一无瑕疵地奔向另一生命。死亡，不是结束，而是开始。

喝过另一口酒，泪水随着生命中丰盈的回忆不断流溢。金老二擦擦眼，俯下身子，紧贴着女人的脸颊，然而，他听到的，只是自己脆弱的心跳。这么多年来，他等待着的，不正是女人的到来？如今，女人终于来了，他还留恋什么？仿佛， he 可以从女人干枯的脸上读出一抹讯息，那是约定他到另一世界相聚的信号。女人一定正在另一世界呼唤着他。在那里，他们同样可以象在这世界般拥有属于他们的第一个夜晚。浑浑沌沌中，金老二又喝了一口酒，然后，他替女人披好衣服，戴上菊花，静静躺在女人身侧。

第二天，人们发现了金老二冻僵的身子，紧紧地依偎在女人身侧，女人被打扮得象个二十来岁的少女，发上还戴着一朵金黄色的菊花。金老二脸上带着的，却是一朵满足沉静的笑。

金老二傻吗？他的殉葬，照世俗的人看来，的确傻极了，然而作者从不这样认为。他通过金老二的形象，歌颂了人世间真挚爱心的高尚爱情。

金老二曾在这个死去的女人身上得到过爱情，为此，他将爱，全部倾注到了里面。虽然日后这个女人随一个中年富

商而去，但金老二“没有哭泣，也没有怨叹”，虽然不能再和她生活在一起，但只要这个女人生活得幸福，就够了。这是多么伟大而无私的情爱！即使几十年后，他“早已习惯死亡，习惯每一具不再有气息的身子，然而，她的到来，还是那般强烈地震憾着他苍老的心”。所以他决定了一件事，精心地将这个女人装扮成二十来岁的少女，发上还给她戴上一朵金黄色的菊花。然后，满足地陪这个先他而去的女人带着沉静的笑殉葬而去。这个场面，不由令人想起了雨果笔下《巴黎圣母院》里的那个敲钟人和这部杰作的结尾。

一方面，这篇小说刻画了金老二这个对早已离去的妻子仍然充满着真挚爱心的老人形象，歌颂了人世间至情至爱的真挚情感；另一方面，作者虽然没有明写，却用曲笔鞭挞了造成金老二爱情悲剧的黑暗现实，使小说闪烁着不可磨灭的光辉。小说写情不一定要浓墨粗抹，淡雅而冷静的描写同样也能让人回味、咀嚼；小说写情也不一定要大加渲染、铺垫，简练而有节制的描写同样也能涵盖许多情。《金老二的最后一夜》的有限的篇幅，却涵盖了人世间最真挚的情感，可以说就是明证，让人读后既感动金老二忠贞不渝的爱情，又义愤造成金老二爱情悲剧的罪魁祸首，是一篇不容置辩的微型小说力作。

大 鱼

(台湾) 林文煌

天上突然落起雨来。

那条通往海边的黄泥路上挤满了行人和车辆，两位警察先生，满身大汗地疏导数度阻塞的交通。

“有没有看到大鱼啊？”一位正要到海边参观的人，问那已经看回来的人。

“有，一条大鲸鱼。”一个人回答说。

“不是鲸鱼，是鲨鱼哪。”另一个人争辩着。

正要去看大鱼的人们一听，愈是按捺不住那份好奇心。快要抵达海边的那段路上，车子怎么挤都挤不过去了。脚踏车、机车、轿车停满路侧，大家都下车冒雨走着去。

陆续回来的人继续散播着种种有关大鱼的事情：

“快啊，再慢就看不到了。”

“买了大鱼的商人已经开始杀鱼了。”

“用锯子锯，锯成一环一环。”

“要用卡车载去台北罗。”

雨愈下愈大，整条黄泥路已经泥泞不堪，却没有减低那些人参观的兴致。

终于他们到达海边了，沙滩上的一个角落，挤成一堆人山。围得水泄不通的人群里面，一条大约有两丈长，已经被宰割得血肉模糊的大鱼横陈着。

“是鲸鱼。”

“不，是鲨鱼。”

人群中依旧有人这样争辩着。

“只不过是这么一回事嘛。”另外有一个人嚷着。

雨淋在那大鱼模糊的血肉下，淋在人们的身上。这雨象是故意整人，愈下愈起劲，一点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嗨！糟糕，这海边一个避雨的地方也没有。”许许多多看过大鱼的人们大声惊叫着，现在他们已经参观过了，开心的不再是那条大鱼，而是赶紧回去。

可是，他们实在想不出一个安安稳稳回去的妙计，淋雨一步一步走是他们唯一的办法。他们似乎开始后悔了。

目的在希望的面前是光辉伟大的，而一旦希望达到了，目的便显得苍白无力。

不管是鲸鱼或是鲨鱼，在没有见到这条大鱼之前，它就象一道闪闪爍爍的金环，魅力十足地促使许多人前往观看，即使下着倾盆大雨也在所不惜。然而一旦真相大白了，大鱼的存在就不复有意义。“只不过是这么一回事嘛”，都这么嚷开了。作者写的是鱼但寓意绝不仅限于此。他紧紧抓住人性中极具特色的一面，通过“看鱼”场面的刻画，写出了作者对人生的困惑和不安，揭示了人性中丑陋的一面。写看鱼并非他的目的，而是手段。“看鱼”实际上被作者上升为一种象征了。它更深地把人性中的“集体无意识”这种渊源久远的悲剧性因素曝光出来，并在小说里含蓄地提出了“满足欲望后，人该怎么办”这个命题。也许作者深知不开出药方比开出药方更令人警醒，而即使开出药方的话，在这个滋生

了数千年的人性的痼疾面前，他的那剂药也显得药力不足。
所以作者聪明地寄深厚的希望于读者中众多的医界高手，这也同样是小说的魅力所在吧。



门

(香港) 蓝 石

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老子

我清清楚楚的记得，我是从那扇蓝色的门进来的。门是被我自己推开的。在门的右侧有棵大榆树，树的浓荫，遮掩着门的起伏。象海浪舐着沙滩。

是什么吸引我走进这扇门的呢？是好奇？还是梦境？反正我失踪了。门的两边是厚厚的墙，把我和我的影子分割成两部分，一部分属于我自己，另一部分属于上帝。墙上有许多我不认识的字。字使墙充满了活力。仔细回忆一下当时的情景，我隐隐约约记得，是从门里飘出的一缕馨香的旋律吸引我。旋律很迷人。谁听见了都会象我一样产生这种蠢念头。因为人类具有某种常常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傻思想：固执而天真。

但是现在门没有了。消失了。我走过的地方，变成了墙，它高高地站在我的身后。我有些后悔。因为先前的旋律不过是一种诱饵，或者是我头脑中产生的幻觉。也许门的本身就具有博雨赫斯的迷宫的味道，而我也不过是卡夫卡笔下的一个活物。我从来没有考虑过门的重要性。因为我和门从未发生过正面冲突。问题的严重性，是这几天我才感到的，我的安全似乎受到了某种威胁。我不得不在这表面宁静的陌生的地方，

回忆、思索、幻想或绝望。我曾努力想使自己保持镇定，但事实告诉我，这是一种可笑的自身安慰。其实，我改变不了我自己。我的一切尝试最终都可能失败。这是一场误会，我试图重新在墙上扒开一个洞，或者类似的东西。结果还是失败了。我没有办法。我完全绝望了。似乎死亡的阴影在向我逼近。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在这个地方失踪了多久。而且还要失踪多久。我陷在时间的深渊里。一切都无能为力。也许悲剧的因素就在这里，其实，事情很简单，这里曾经有一扇蓝色的门。我是从门进来的。后来门不见了。我没有一点办法退出去。或者在这里等死。或者选择其他手段。

一天早晨，我突然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情。在榆树左侧的墙上（榆树仍是榆树），有一块方形的镜子。镜子里有一个和我一样的人。但不是我。肯定不是。因为那人的头发很白，我记得我是地地道道的黑发，这件事使我感到很可怕。我想给我的朋友们写信，因为墙的那侧有一个邮筒。我在那里扔过很多信，但发出去的信，没有一点回音，我开始感到不妙。我朦朦胧胧地意识到，在这陌生的地方，一定还藏着许多人。或者类似人的动物。也许是他们在拿我的性命开玩笑。我下决心写一份遗书，但又一想，我就这样默默地死去，似乎有点玩世不恭，别人能活下去，我就不能活下去？世界是大家的。

夜里，我想认认真真休息一会，可是办不到。每天夜间都有许多人出来，说着、笑着。他们好象来自另一个世界。他们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笑容。他们的欢乐是我所不了解的。后来，我才发现。我已经死了，自由了。他的神色完全不象我，他是另一个人。

墙整齐地站在黑暗与光明之间，把我和世界分割。我一点也不感觉悲哀。因为欢乐恰恰在我这方面。在另一个有天使唱歌的国度。在那里门很多。门的本身并没有什么象征或寓意。传说在不断地繁衍。我并不知道门和我的生活有甚么关系。也许最终门还会出现的，在这么时候，这并不是我个人的问题。因为等待是遥远的事儿。老子说：柔弱者生之徒。我的心豁然地亮了起来。

只因为“从门里飘出的一缕馨香的旋律吸引我”，“我”便进了门。然而却从此找不到自我，“我失败了”。门不但不见，而且四周尽是墙，它高高地站在身后，并且把我和我的影子分割成两部分。而当我竭力破墙而出时，“我的一切尝试最终都可能失败”，“我完全绝望了”。只有当我意识到别人在进入这个门以后也一样地说着、笑着、快乐地活着的时候，“我的心豁然地亮了起来”。

这可以说是香港社会生活画面精确的概括。因为某种不可遏止的诱惑而陷入泥潭，不可自拔，最后只能从老庄的虚无主义中解脱自己，“柔弱者生之徒”。但是，虽然作者作此理想的描写，他以及象他这样的人能超脱得了吗？我以为这不过是作者天真的幻想罢了。

作者在短短的千来字的小说里，概括了资本主义花花世界里一代人的悲凉的生活命运，言近旨远，并且融现代手法与传统手法于一炉，确实难得。